

第一章 再遇前夫

夕陽西下，夜燈初上，流經諸多縣市的玉帶河中，一艘艘畫舫微光閃爍，把河面妝點得如天上銀河般耀人。

其中一艘畫舫不時傳出鶯聲笑語，悅耳的絲竹聲迴繞在玉帶河上。

唐思露趴在窗口，兩指夾著一個小酒杯，品嚐散發著淡淡芬芳的佳釀，眯著眼眸欣賞河岸兩旁逐一被點亮的紅燈籠，燈火倒映在碧波蕩漾的水面上，宛如兩條游龍相互輝映。

兩岸街道人潮如織，看著繁華熱鬧的街景，聽著一波波的水流聲，還有畫舫裡的笑語聲、歌舞聲，真是一種享受。

唐思露一口將杯中的佳釀飲盡，伸手想拿過桌几上的酒壺再添一杯，忽地，外頭傳來一聲巨大的「撲通」聲。

她怔了下，半跪著探出身子微蹙眉頭看向蕩漾著巨大漣漪的河面，怪了，剛剛是有東西掉下去嗎？

到廚房取小菜的丫鬟紅棗正好回來，看到她大半個身子都探出窗外，連忙喊道：

「小姐，您小心點，要是掉下去可不得了！」

唐思露又低頭看了下逐漸恢復平穩的水面，這才坐回原位，「方才聽到一聲十分巨大的撲通聲，以為是有東西掉進水裡，這才想看看。」

紅棗將手中托盤放下，「小姐，這有什麼好好奇的，肯定是河裡大魚跳出水面發出的聲音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奴婢曾經聽船夫們說過，玉帶河有不少的大魚，大概……這麼大。」紅棗大約比了下尺寸，「所以您聽到撲通聲，肯定是大魚發出的，總不會是人掉到水裡吧。」

唐思露染著一絲醉意的眼眸轉了一圈，「妳說的有理，岸邊要是有人掉進水中，肯定會呼救，可至今沒有聽到有人喊落水。」

「就是。」紅棗將自廚房取來的精緻點心逐一放到她身旁的桌几上，「小姐，這幾樣點心可是廚娘特地為您做的，您嘗嘗。」

唐思露睜了眼桌几上那幾盤精緻小點，「特地為我？」

「是啊，雲仙姑娘跟飄飄姑娘知道這事後，可是直嚷著廚娘太勢利眼了。」紅棗回想著當時的畫面，氣呼呼的說著，「小姐，您不知道，尤其是雲仙姑娘，她那表情盛氣凌人，就像這樣……」順便比手畫腳表演一番。

「雲仙姑娘也不想想，小姐您是東家，雖然平日裡您從來不會對她們擺東家的譜，總是跟她們打成一片，但不代表她們可以跟您平起平坐，還計較廚房特地為您準備點心。她甚至叉著腰對廚娘說，這樂悅坊若是沒有她，早就倒了，罵廚娘還不睜開眼看清楚，不懂得該巴結誰。」她愈說愈生氣，最後氣鼓著一張臉。

「幾盤點心而已，有什麼好生氣的。雲仙跟飄飄是樂悅坊跟仙舞閣的台柱，自然有驕縱的本錢，雲仙說的也沒有錯，妳家小姐我可得靠她們為我賺銀子。」唐思露絲毫不在意的拿起筷子夾了塊點心嘗著。

「哼，要不是小姐您，她們恐怕還不知道在哪兒當丫鬟或是通房呢，現在出名了

就拿喬。」

「這點心不錯，回頭吩咐廚娘，讓她多做一些，給畫坊上的其他姑娘們也嘗嘗。」

「您難道就這樣放任……嗚……」嘴裡突然被唐思露塞了一口小點心，紅棗一雙眼睛瞪圓。

「如何？味道不錯吧。」

紅棗一邊咬著一邊點頭，「小姐，味道是不錯，可是……就算這點心味道真的很好，雲仙姑娘也太不知好歹了……」

唐思露食指抵在她唇邊，輕笑了聲，「紅棗，我若想收拾她，不過是一息之間的事情，無須跟她置氣。」

「那您為何放任她那般蹦躑？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她最近都快忘了自己是誰，甚至還跟歌樂坊的隋東家私下偷偷見面。」

「我不是說了，我還得靠她賺錢，只要她沒有做出不利樂悅坊的事情，她跟誰見面我都不會在意。」

「樂悅坊又不是沒有歌喉比雲仙姑娘還好的姑娘，況且若不是您給她那些曲子，她能夠一炮而紅嗎？」紅棗還是忿忿不平的，「您就不擔心她被隋東家挖角，到歌樂坊當台柱？當時您就該讓她簽賣身契，看她今天還敢不敢拿喬！」

「她不要太過分，我不會動她，要是她愈來愈過分，即使沒有賣身契，還是能讓她把這些年在我這裡賺的銀子一分一毫都給我吐出來。」

「真的？」紅棗睜大眼睛驚喜地看著唐思露。

「這次出遊我會帶著雲仙一起，就是要讓她自己好好想，若是還一直往死路走，回去後我就會處理她。」唐思露帶笑的跟眸陡地射出一記冷戾寒光。

「有小姐這話我就放心了。」

「妳可別打草驚蛇。」

「小姐，我雖然愛聽八卦，但不代表我八卦，這麼重要的事情，我怎麼可能說出去。」

「好了，妳別生氣了，肚子也該餓了吧，把這些點心吃了。」

「現在氣消了，果然覺得餓，小姐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」紅棗摸了摸扁平的肚子，拿起筷子就塞了一嘴食物。

「不用客……」氣。

最後一個字還未來得及說出來，只聽見不遠處「砰」一聲，河面上激起一朵大水花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唐思露皺眉回過身子，藉著畫舫邊上燈籠的亮光，看著盪出巨大漣漪的河面，「這次這聲音應該不是魚跳出水面了吧。」

紅棗一邊嚼著食物，一邊走到窗邊，點頭，「這次應該不是魚，難道有人跳水自殺？」

「自殺？不像。」唐思露掃了眼周圍的其他畫舫，「有人想不開跳河自殺，應該會馬上引起騷動，可是妳看……」手指點了點靠在岸邊那幾艘喧譁熱鬧的華麗畫舫，「一點騷動都沒有。」

「要不然是什麼東西掉到河裡？」紅棗將頭探出窗外，仔細看了下河面，「可能是岸邊那幾棟宅子裡的人往河裡丟東西吧，小姐您瞧，好像有什麼載浮載沉……還有一些酒瓶、垃圾，真是太壞了，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往河裡丟。」

「妳去吩咐船夫，讓他們將畫舫往河中間靠一些，這樣比較能夠欣賞整個玉帶河的美景。」

「好的。」紅棗正要轉身，突然藉著宮燈照映在河面上的燈光看到了什麼，驚呼，「小姐，您看那兒，好像有個黑影自河中浮上來，剛剛是不是真有人……」掉下去？

「人？」唐思露愣了下，探出身子順著紅棗所指的地方望去，「好像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手下一滑，她重心不穩，跌落江面。

「啊——」
尖叫一聲，瞬間濺起巨大的水花。

「小姐！」紅棗嚇得扯開嗓子驚天動地的大聲呼叫，「快來人啊，快來人啊！小姐掉到河裡了，快來救人啊！」

紅棗這麼一吼，急促的腳步聲從畫舫四面八方傳來，全湧向方才唐思露所在的地方。

數十名船夫、護衛跟畫舫上的姑娘們，手提著燈籠一面照著河面，一面焦急問著。

「紅棗姑娘，東家掉到哪兒了？」

「在那！快，你們快跳下去救小姐！」紅棗急得快哭出來，推著身旁幾名船夫跟護衛。

就在他們要跳下河救人時，河面上傳來唐思露的聲音，「不用下來救我，你們都散了吧。」

「小姐！」看到從水底冒出頭來、十分狼狽的唐思露，紅棗開心得眼淚都掉出來了。

唐思露抹去臉上的水漬，將垂落額前的濕髮勾到耳後，「紅棗，讓人把小船放下後全都散了，還有去找華一謹。」

「小姐，這樣怎麼救您上岸？」紅棗還以為她聽錯了，不確定的再問一次。

「聽我的，先把小船放下來，再叫華一謹過來，讓他划小船過來拉我上去，還有告知船夫，準備把畫舫駛回岸上！」唐思露厲聲命令。

深知唐思露性子的紅棗馬上擺手驅趕，「沒有聽到小姐說的嗎？都散了，都散了。」船夫與護衛雖然對這命令感到困惑，旋即想了下，東家這麼命令也對，他們都是大老粗，東家可是個姑娘，落水衣裳都濕透了，怎麼可能讓他們下水救她，叫身為大夫的華一謹來是最恰當不過的。

所有人都想通了這點，紛紛散去，返回自己的工作崗位。

此刻，一名身著青衣的娃娃臉男子匆匆忙忙趕到，一看到還在水中載浮載沉的唐思露，驚慌地大喊，「露露，妳怎麼還在水裡，趕緊上來，妳不知道泡水對姑娘家身體不好嗎！」

「囉嗦什麼，你快點跟紅棗一起搭小船過來拉我上船！」唐思露催促著，燃燒著

一抹火苗的眼眸瞪了瞪僅口鼻露出水面的那個受傷的男人。

她是今天出門遊河沒看黃曆嗎？不小心掉下船就算，竟然還被這男人給抓住，差點溺斃，要不是她水性佳，她的穿越之旅恐怕就完蛋了。

華一謹載著紅棗往唐思露所在的位置前去，還好今晚河面波浪不大，他很快順利的將小船划到她身邊。

紅棗舉著燈籠照著唐思露，伸出手，「小姐，趕緊把手給奴婢。」

她記得小姐可是很怕水的，怎麼這才幾年光景而已，小姐不僅會泅水，落水還不需要別人救，可以在水裡面待這麼久不會沉下去？

雖然心有疑惑，但救人要緊，她很快就把這念頭拋到腦後。

唐思露還沒上來，不遠處的一艘扁舟就先朝他們的方向划過來，緊接著一記低沉森冷的質問聲音傳來——

「你們幾個有沒有看到一名受傷的男子！」

三人轉過頭看著舟上站著的那名神情嚴肅的男子，不約而同地搖頭。

華一謹連忙道：「沒有，這位大爺，我們沒有見到。」

男子將視線落在載浮載沉的唐思露臉上，質問，「你有無見到——」

「這位大爺，我們小姐意外落水，這才剛從水中浮上來，怎麼可能看到您說的受傷的人！」紅棗搶在唐思露之前氣呼呼的罵著。

「意外掉下船？」男子擺明了不信，點燃手中的火把，照著他們所搭的小船，仔細的審視著周圍動靜。

「大爺，您這是什麼眼神，難道我家小姐會沒事跳水嗎？她活得好好的幹麼自殺啊！」見那人不信，紅棗幾乎要跳腳，要不是在水面上，她一定跳到那男子面前跟他撕架。

男子絲毫沒有將憤怒的紅棗放進眼裡，視線又落在他們所搭的小船上，確定小船上除了他們兩人外空無一物，這才回頭讓身後的手下將扁舟划離。

「喂，你這人很——」

「好了，紅棗，拉我上去！」唐思露喝了聲。

紅棗連忙閉嘴，趕緊伸出手拉她上來，「小姐，對不起，奴婢馬上拉您上去。」

唐思露拒絕他們伸出來的手，警覺的盯著那艘已經離他們有些距離的扁舟。

華一謹順著她的眸光看去，低聲問道：「露露怎麼了，那人有問題？」

直到扁舟駛遠，她鬆了口氣，用力的將水面下那個死死扯住她不放的男子拉上來，

「你們先把這個人拉上去。」

「噯，小姐……」紅棗差點驚呼出聲，旋即死死摀住嘴巴，不讓自己再發出一點聲音。

唐思露叮囑道：「先把人拉上去再說，注意點，不要引起騷動，我不想惹禍上身。」

其實她一點也不想救人，但她掉下水後便被這人給拽住，根本無法掙開，不得不一起將人拉上來。

「露露……這……」華一謹詫異地看著這名昏迷男子。

「先救人。」

「華大夫，我們不能發出太大動靜，引起方才那個大爺的注意就不好了，我們一起把人拉上來。」紅棗扯了下華一謹的衣袖，小心翼翼的將在水中載浮載沉的男子拉上小船。

「沒問題，妳動作不要太大。」華一謹沒有任何遲疑，趕忙幫忙將人拉上來，不忘小聲提醒，「注意點不要碰到他的傷口。」

「放心吧！」紅棗一把撈起那個已經半趴在小船邊的男子。

靠在小船邊的唐思露看著一臉嚴肅的紅棗，心下笑了，紅棗平日雖然少根筋，但遇事時卻很機警，遇上麻煩時也很會裝傻，還是很可靠的，這也是她一直將紅棗帶在身邊的原因。

看著已經被撈上小船的男子，她不悅地撇了撇嘴，這傢伙腹部中了一刀，一看就是仇殺之類的，她並不想惹上麻煩，但又做不到見死不救，只能讓這兩個她信任的人下水救她。

沒想到麻煩這麼快就找上門來，還好到處一片漆黑，她又在陰影處，這才沒引來殺機。

「啊！」

一整個晚上紅棗都一驚一乍的，這不知道是她第幾次驚呼了。

簡單沐浴一番、換過一身乾淨衣裳的唐思露，還沒推開門便聽到紅棗的聲音。她皺著眉頭推開門扇，「紅棗，我不是跟妳說了，不要引起騷動，妳這樣大呼小叫，不怕引起那群小妖精好奇，把牠們全給引過來？」

「他……他……」紅棗手指有些發顫的指著床上臉色發青的男子。

「怎麼了，妳是見到鬼了？」

「不是啊，小姐，您從水底救起來的這個人……」紅棗震驚得有些語無倫次，「不是、不是……」

「我當然知道他不是鬼。」唐思露不打算再理會紅棗，問著一旁正在替男子上藥的華一謹，「一謹，他是失血過多所以還沒醒來嗎？」

華一謹眉頭深鎖的搖頭，「他這情況很糟糕，不單只是因為失血過多……」

「這麼嚴重，竟然會讓你搖頭，難道是傷及內臟？」她上前看了看那張有些發青的臉龐，細看還隱隱約約透著一股黑氣，眉頭皺起，「他臉色不只發青，還有些發黑，難道是中毒嗎？」

華一謹臉色凝重地點頭，「是的，他身上的毒不好解，我……能力恐怕有限。」

「重傷又中毒，恐怕沒救了。」她突然感覺自己白救了這男人。

一旁的紅棗聽到這話，馬上驚慌的喊著，「不行，小姐，這個人您一定要救，一定要救他！」

「我也想救啊，但妳也聽到一謹說的了，他對這人身上的毒沒有把握。」

「華大夫的能力小姐您是知道的，他說沒把握是客氣，他肯定有辦法的。」

「紅棗，妳該不會是認識這男子吧？」唐思露虎口抵著下顎，仔細觀察著臉黑了

泰半的男子。

這張臉如被仔細雕琢過，鼻梁高挺，眉目清俊，沒有一處不完美，若真要說有哪裡不好，可能就是他眉尾那道細細的疤痕破壞了他的美感。

只是這道疤痕……好巧啊，竟然跟雷霆陞一模一樣，在同個位置、同一道疤痕，想來這人受傷時的場景很是凶險。

紅棗一下搖頭又點頭的。

「妳究竟認不認識？」唐思露揣測著，「瞧妳這麼焦急，這男子該不會是妳的青梅竹馬或是鄰居吧？」

「小姐，奴婢可沒這個命，這男子是跟您有關係，所以奴婢才會著急。」

「與我有關係？」她嚇了跳，「我記憶中可沒有這個人物。」

「小姐，您仔細看就認得出來。」紅棗指著男子的臉。

唐思露擰緊眉頭看著昏迷的男子，搖頭，「沒印象。」

「您誰都可以忘，唯獨他，您不能忘啊！」紅棗差點要跳腳，語氣十分嚴肅的告知，「小姐，躺在路邊病重的乞丐您都會救，他，您更不能不救，且不但要救他，還一定要將他救回來，否則您就是忘恩負義。」

「我忘恩負義？紅棗，這個恩人究竟是誰，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啊？」原主唐如宓的記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一號人物，叫她怎麼救？

「他是雲王殿下啊！」

「雲王？雲王……好像有這麼一號人物……」

「小姐，他是您的前夫！」紅棗大聲提醒她。

「嘎？」前夫這兩個字宛如平地一聲雷，她瞪大眼張大嘴，「雲王，前夫？」

忽地，所有有關於雲王的記憶一下子湧進她的腦海之中，她暗暗的低咒了聲，該死，這一號人物早被她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「露露的前夫？」連一旁忙著替傷者包紮的華一謹也愣住，不可置信。

「小姐，您想起來了嗎？」紅棗深深擔心她忘了雲王這號人物，緊握著雙手小心翼翼的提醒她，「您今日救的是您的前夫雲王爺……您……是不是忘了他？」

唐思露猛吸幾口大氣，「記得，記得，我怎麼會忘記這號人物，我現在能過得這般滋潤，這般風生水起，還得感謝他的成全。」

該死，唐如宓的前夫究竟長什麼樣子，她怎麼一點記憶都沒有？

當時急著和離，根本沒有細看這一號人物，現在只能見面不相識了。

「就是啊，小姐，做人不能忘恩負義，當年王爺二話不說同意和離，讓您帶走所有嫁妝，還給您一個新的身分，才能讓您這些年如此的逍遙，現在到了您還這份恩情的時候，您不能見死不救。」

唐思露認同紅棗說的，點了點頭，又遲疑道：「可是……連人稱小神醫的一謹都說沒把握……」

紅棗不給她繼續說下去機會，語氣嚴肅地提醒她，「小姐，當年王爺這個可是大恩情，現在他有難，您沒有讓華大夫盡全力救治就想放棄，恩人有難見死不救，會遭天打雷劈的。」

唐思露眼尾抖了下，「紅棗，妳太迷……」

信字還未說出口，一道閃光劃破天際，瞬間照亮整個夜空，緊接著「轟」的一聲巨響響徹天際。

這道驚雷彷彿就落在他們畫舫邊，駭人心魂的聲響驚得她整個人差點跳起來，摀著耳朵驚聲尖叫，「啊！」

她臉色有些刷白，心慌看著明顯也被這道驚雷給嚇到的兩人，心有餘悸地問著，「你們沒事吧？」

紅棗拍了拍激跳不已的胸臆，「差點被嚇得心臟停掉……」

華一謹也搖了搖頭，「沒事，一會兒開點安神湯給妳們喝，壓壓驚便沒事了。」

這時，離他們畫舫不遠的幾艘畫舫突然傳出一記驚聲尖叫，「失火了，失火了……快救火啊……有人被雷劈死了，快救人啊……」

被雷劈死……聽到這句，唐思露跟紅棗嘴角劇烈的抽了幾下。

紅棗吐了舌頭，「小姐，奴婢不是故意要說……天打雷劈……」

「行了，我知道，老天爺一雙眼睛正盯著我們，不能作違心之事。」唐思露摸了摸胸口安撫一下還怦怦亂跳的心臟，制止她繼續說下去，轉頭睜了華一謹，「人就交給你了，盡你最大的努力，不管救不救得活，我們都盡力了，相信老天爺看得見。」

今天天氣很好，滿天星斗，竟然降下這麼一道駭人又詭譎的驚雷，想無視它都感到心虛，還正巧打在旁邊的畫舫上，像是在警告她似的，讓她心底不由得發毛。她穿越而來，附身在唐如宓身上後，即使嘴巴不說，卻比任何人都還要相信鬼神，更相信這道驚雷是老天爺給她的警告，若是她見死不救，第二道驚雷恐怕就直接劈在她頭頂上，讓她直接化成灰。

唐思露將人丟給華一謹救治，讓紅棗充當下手後，便逕自回自己房間。

船隻已經停泊休整，明日才會繼續航行。

她坐在窗邊看著平靜的河面，聽著拍打著畫舫的浪潮聲。

知道今晚無意間救起的那名男子是原主唐如宓的前夫後，她的心緒一直處在煩躁與紊亂之中。

她前世是連鎖酒店的繼承人，被愛情跟甜言蜜語沖昏頭識人不清，遭到自己所愛的男人及閨蜜聯合背叛，又被診斷出癌症第四期。

她本該含恨而終，但曾經被她拋棄悔婚的未婚夫雷霆陞卻不計前嫌，細心體貼的照顧她到最後一刻，讓她含笑閉上眼眸。

也許是她的靈魂對雷霆陞有深深的眷戀與愧疚等各種原因，導致她的魂魄遲遲無法到地府報到，流連在人間。

直到一天，空間中突然出現一道裂縫，一股奇異力量將她的魂魄捲進一個黑暗的空間，無形的力量拉扯著她，靈魂被撕裂的劇烈疼痛讓她痛苦地哀號。

就在她感到自己神魂幾乎要被撕成碎片時，一陣刺眼白光閃過，她下意識地緊閉眼睛。

再睜開眼睛時，自己正身處大紅色的喜房中，一個男人正在她身上賣力的進行著

最原始的律動。

場景轉換速度過快，加上撕裂的疼痛感與過度的驚嚇，讓她又一次暈了過去。等她再度醒來，已是三天後，她的魂魄已附身在新嫁娘唐如宓身上，成了雲王妃。那三天之中，她作了很多夢，都是與唐如宓十六歲前的生平有關。

唐如宓是唐國公府大房唯一的血脈，雖然唐國公十分疼愛這個孫女，但因為父母早逝，她的個性十分軟綿懦弱。

唐國公深知她的性子，不管是嫁到哪戶人家都只有被欺負的分，嫁進皇家更是會被吃得連骨頭都不剩，最好上無公婆，下無妯娌，沒有一堆親戚，這才是最適合孫女婚配的對象。

國公府的身分地位擺在那裡，不能隨便找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嫁了，但門當戶對卻沒有這種條件，這可把唐國公給愁死了。

就在唐國公煩惱不已時，皇帝像是聽到了他的心聲，給他遞了顆枕頭，詢問他是否願意讓國公府的姑娘遠嫁到地處邊疆的東焱州，嫁給負責鎮守邊疆，死了三任王妃，當年已經二十五歲的雲王當繼室。

唐國公盤算了下，雲王雖然死了三個王妃，但據他所知，對方的後宅並沒有任何一個女人，連通房都沒有，雲王的生母也早在多年前過世。

孫女若是嫁過去，上面沒有難纏的婆婆壓著，後宅也沒有糟心的女人，雲王又手握重兵，更是家財萬貫，日子過得肯定舒心。

放眼京城，沒有一個人的條件可以比得上，唯一的缺點就是封地東焱州遠了點，位在邊疆地區，日後孫女嫁過去，無法經常回京，想見孫女一面恐怕不容易。但沒關係，她無法回京，他離京去探望孫女也是可行的。

為了孫女好，短暫的思考後，唐國公馬上替唐如宓定下這門親事。

只是唐如宓不只性子軟弱，身子也不太好，前往東焱州的路上一路舟車勞頓，加上心情苦悶，生了幾次大病，嚴重的耽誤行程。

眼看成親日子快到了，新娘子卻還在半路上，負責送嫁保護唐如宓安全的護衛隊隊長不顧她身子虛弱，日夜兼程的趕路，終於在成親當日，迎娶隊伍到來之前將唐如宓送到了邊疆驛站。

一到邊疆，唐如宓還來不及好好休息讓體力恢復，便在丫鬟攙扶下與雲王拜堂成親。

好巧不巧那一陣子邊疆發生動亂，雲王率兵鎮壓，一直未在雲王府中，直到成親當天才自關外趕回，因此不知道唐如宓的狀況。

洞房花燭夜時，身心俱疲的唐如宓承受不了過大的刺激與激烈律動，猝死在婚床上，而唐思露正好被那一道詭異的力量捲進這個叫做南晉的古國，附身在她身上。唐思露從原主的片段記憶中得知，身上背負著剋妻之名的雲王陸雲鈞，其實在第一任王妃過世後就已不打算再娶妻，但皇帝為了平衡朝中政權，以及心疼自家兄弟身旁沒有一個知冷知熱的女人照顧他，不顧他的意願，一再為他賜婚。

皇命不可違，雲王迫於無奈迎娶第二任王妃，沒有想到第二任王妃嫁進雲王府不到半年便過世了，緊接著第三任王妃亦是如此。

這期間先皇過世，新皇登基，新皇是雲王的姪子，原想著姪子總不敢管到叔叔身上吧，萬萬沒有想到新皇跟先皇一樣，十分熱衷於為雲王賜婚。

放眼望去，京城世家中就只剩下唐國公府還有沒婚配的適齡姑娘家，新皇便將腦筋動到唐國公府上。

唐思露醒來後在床上躺了三天，直到自己將唐如宓的記憶全部消化後，做出一個在這時代堪稱膽大妄為的決定——
和離。

CrescentFamily